

张佳玮
◎ 著

zhaosi muxue

朝丝暮雪

一场莎士比亚化的玄武之变

一段大业年间的俄狄蒲斯情结

新世界出版社



张佳玮，曾经五虎将之一，成功突围“80后”群落
2005最新深度力作，带你重品“文字之美”

著名文艺评论家白烨作序力荐

“《朝丝暮雪》无疑是一部成功的并自成一格的小说”

张佳玮◎著

朝丝暮雪

zhaosi muxue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丝暮雪 / 张佳玮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 5
ISBN 7-80187-534-6

I. 朝...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7708号

朝丝暮雪

策划: 记忆坊图书工作室

作者: 张佳玮

责任编辑: 吕晖 杨雪春

封面设计: 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5424 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5968 68998733(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x1230 1/32 字数: 100千 印张: 6.5

版次: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534-6/I·184

定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Contents 录

序：借舞台，演悲戏（白桦） 1

引 7

隋朝部

一·长安 11

二·未央 24

三·琴韵 42

四·太原 55

五·赴水 87

六·弑父 100

唐朝部

七·故都 112

八·无常 129

九·东渡 142

十·玄武 156

十一·故里 172

十二·天下 183

尾声 192

后记 195

借舞台，演悲戏

——《朝丝暮雪》序

白 烨

张佳玮的《朝丝暮雪》写的虽是历史题材，但却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作者的写作，并不旨在按照本来的样子去描摹事实有的历史事件或再现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写隋末唐初的时代，写李唐代杨的事件，只是借助于这样一个波诡云谲又众所周知的历史的大舞台，上演一出他自编自导的人间的或人性的奇崛悲剧。

《朝丝暮雪》里被人们指认姓“杨”、自称“无忌”的这个主人公，历史上并不存在，这个人物是作者根据他的悲剧故事的需要虚构出来的。正如作者说到的那样，他需要找到一个人物，以打通“江都之乱”和“玄武门之变”这两个非常事件；他需要找到一个人物，来表现有形的历史与无形的命运的隐秘勾连。于是，这个似乎是隋帝杨侑私生子但又不能确认其身份的杨无忌，便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隋末唐初的历史舞台，并在这个烽烟四起、英雄辈出的时代，上演了一出亲唐远隋、恋母弑父的悲情壮剧。

如果走出有关历史小说的程式与定势，从仅仅把历史年代作为一种环境氛围，而把人物命运作为表现重心的角度来看，《朝丝暮雪》无疑是一部成功的并自成一格的小说。它在社会动荡的大背景和家庭破碎的小氛围中，让杨无忌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漂来荡去，时而长安，时而未央，时而并州，时而太原；到哪里都是闲暇的门客，遇到什么都是旁观的看客；让他动心动情又萦绕萦怀的，只有在他看来不是“少女容颜，仪态万方”，就是“白衣如雪，绰约如仙子”的“美丽的母亲”。由此，他对母亲总是想念和总在寻找的那个父亲男人渐生怨恨，盖因“她所爱上的她所注目的，其实是另一个男人。”

这个杨无忌在他已成人的十七岁后，别人劝他“该是找点正经事做的时候了”，他自己也想要“出去历练一下”。他在冥冥之中被一个“你该去江都了”的声音所引动，便去了江都；而到江都之后，又在宇文文化及的唆使下手持匕首刺死了“黄袍男子”——他的父亲杨侑，使人们有关“秋风起，枫叶落，天下将乱，隋朝要亡了”的传言真正得以实现。这看起来像是改朝换代的一个历史性的壮举，在他却另有衷曲。他当时并不敢马上下手，但就在那时，他突然看到“那白衣如雪美貌无比的母亲在水榭栏边对我回首而笑”，“我根本不能控制自己，把匕首插入那个男子”。促使他下手的真正动因，并不是他不想让“那个男子”再当皇帝，而是他不想让母亲再有这个男人。“壮士”无意于权力更替，只在一时之念；“壮举”也与政治无干，只与感情有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蹊跷异常的暗杀，实为货真

价实的恋母弑父的情杀。

应该说,《朝丝暮雪》所描写的杨无忌的遭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版的俄狄浦斯的故事。它虽然没有希腊版的俄狄浦斯那么坎坷,那么曲婉;那么悲壮,那么凄惨,但这个中国的俄狄浦斯——杨无忌,在无名无份的煎熬、流离失所的漂泊和畸态恋情的纠扯之下,总是处于隐隐的失落、淡淡的哀愁和深深的迷乱之中,始终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所牵引,所限定,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都为一种定数所约制;他看上去自由自在,无所事事,实际上固步自封,一事无成,活得像个找不着自己的木偶,找不着目标的风筝。于此,作者的用意也渐渐显露出来,那就是经由杨无忌这样一个发生在过去时代的特异的个案,在时间与记忆、历史与王朝、意识与存在、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诸种关系中,叩问人的命运,诘问人的生存。

《朝丝暮雪》的故事缠绵悱恻,叙事清丽飘逸,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散文化的语言,华丽中不失质朴,凝重中又见轻盈,描写长安皇城的繁荣与辉煌,泼墨如水,用笔如椽;状写未央小镇的宁静与古朴,如锥画沙,具体而微;而且无论涉笔庙堂与村野,朦朦胧胧的景致之中,自有一种亦浓亦淡的古韵和亦雅亦俗的民情。而对人物的情态、心态的描画,就更是有声有色,有板有眼,无端又无常,无为又无奈,无畏又无聊,无形又无余,诸般情境与心境,都力透纸背,跃然纸上。应该说,语言文字在《朝丝暮雪》一作的构成中,作用极其显著,它不仅相得益彰地完成了表现传奇性的故事和描画悲剧性的人物的任务,

而且自身也以其旖旎而倜傥成为审美对象的重要构成。个中，作者深受古典文学影响又颇得现代文学熏陶的文学造诣与语言功底，都可见一斑。

张佳玮是“80后”一代中的代表人物之一，“80后”写作中有一种在仿古、拟古中抒情寄意的倾向，张佳玮作为其中的翘楚，大致上反映了这类写作已经达到的水平。但对于这一类写作的前景，我个人并不特别看好。我以为，这种讲造詣更讲阅历，讲感觉更讲积累的写作，对于年龄尚轻的他们，很难达到较高的水准。即如这部已不一般的《朝丝暮雪》，在历史与虚构的粘连上，在思想与形象的融合上，也还有明显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当然，正如“80后”写现实自有他们的视角与感觉一样，这种仿古、拟古的写作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他们在看取历史和历史中的人们所独有的新意与锐意。

张佳玮什么时候能从仿古、拟古的迷恋中走出，我不知道。但我试想，如果他走出目前这样的一个定势，面对当下的时代与社会，用他那含带着奇思妙想的生花妙笔，写一把现实题材，编一出当下故事，那一定会带来另一种让人惊喜的景致。我对此不无好奇，因而我满怀希望。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李白·《将进酒》

Almost Muxue

引

我看到她纤细的手指执着蜡烛，映照着年少容颜，仿佛明玉流动着柔和的光晕。她一身白衣如雪，在柚木长廊中悄然行来，长长的影子拖在地上，丝履轻软，悄无声息。我闪身闭上纸扉，悄悄坐回了桌前。我看到她窈窕的身影缓缓来到纸扉之外，烛光止了。她停下脚步，低首凝立。这落花人独立般的身姿，让我想到多年以前的红拂。她隔着纸扉，窥探着我，抑或只是偶然的驻足，出于一个少女片刻之间的心血来潮。我依然坐在案前，不动声色地重新执笔，继续进行适才被烛光中断的书写。过程在静止中延续。纸扉分隔着两片影子与两片沉默。远远的窗外有虚无的歌声……这沉默的时节，时光悄然流去。我注视着自己的笔尖在书笺上点划撇捺，带着木质般坚硬而又平和的书笺，淡淡的檀香。我知道在我留下这些话语的时节，黎明也在不断逼近。东方破晓之时，这

一夜的时光也将如往昔流年逝水一般，随秋雁南去不复归来。媚。在书写的过程中，我悄声默念着这个名字。嘴唇相遇，紧抵，然后分开，气息吐出。媚。这名字不断闪回。这一次的分开，就是永恒了。

这是最后的夜晚。距离天明犹有一刻。在这段时间之中，我默然书写，作为对这个北方城市的话别。其间我不断听到窗外秋风萧瑟。昏沉的夜色氤氲光影，迷乱飘忽不定，令我忆起往昔故乡听风恰是秋的时光。记忆如零落流水之中的花瓣一般沉浮不定。在那一夜的大多数时候，我在回忆自己的往昔。回忆起自己骑马穿越过拱门的那些伟岸的大城。西域的高昌。南方的江都。中原的洛阳。所有的城市都在我心目中构筑起鳞次栉比的印象，横云列战格，飞鸟不能度。在记忆中漫游许久之后，我总是会回到同一个地方。一个语言无法重现的城市。于是我感到困倦袭来。浪潮一般摇撼着我的脑袋。长安。我想。长安。

四更时分，笔尖在书笺的末尾顿了一下。我将笔横放在案上，轻轻吹着纸笺，将之卷了起来。然后我长身而起，走到门口。阿媚的身影蜷缩在地。我悄然拉开纸扉，望见她已经悄然靠着门楣睡去。她脸色嫣红，犹如初春桃花初放。我在她面前跪下身子，看着她孩子一般的入睡姿态。她长长的睫毛覆在俨然醉红的脸上，忽而颤抖一下，仿佛昆虫的翅膀。

我拂了一下她飘落前额的发丝，鼻端感触到她吐气如兰。于是我又一次想到了过去，我的母亲……我从房间中自己的

榻上取下一重罗衾为阿媚覆上，而后将案卷放在她的丝履旁边。在案卷上，我放上了从袖中取出的那封我拆开过一次，然后又谨而慎之封存好的信……然后我掩上纸扉，穿过光影渐次低弱的长廊，走出了大堂。我穿过晓色欲出晨星仿佛碎玉散布的夜幕，在秋虫低鸣声中来到马厩，牵出了自己的马。我推开侧门，出府而去……在这期间，我一次都没有回头。

凛冽的秋季晨风令我陡然一冷的同时，也使我恢复了一些往昔的记忆和感触。马蹄得得作响，一人一骑，穿越静静的太原城……歌楼舞榭，雅歌犹在奏离别之曲。早起的卖菜商贩已经开始趁着巡街军士未到之时匆匆忙忙摆开阵势。在酒寮中沉醉于美酒熏然整整一夜的小吏们也在打着呵欠走到大街上，踉跄到路边那些由来自川中头蒙白布的客商所开的汤铺之前喝一大碗加辣点红白鱼醒酒汤。西域的胡人们也在骆驼旁抖开洋布，开始卖起胡饼和乳酪。这个城市的各个部分在不断苏醒。而我独自一人乘马而行，却在不断地沦入回忆之中……我在挂念着阿媚。

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展开那封案卷，并且字字句句地阅读我书写下的往昔。

秋色深重。北方的城市，深秋即会下雪。我看着那萧然欲雪的天色，然后又一次想到阿媚那秋雪般娇柔的肌肤，她纤巧如春柳般的双手……在我的马步出太原城门时，早起的守城卫兵们在打着呵欠。他们即将开始日复一日的劳动，就像我曾经无数次所见到的一样……生活的宏大潮流在缓慢流

淌。这个城市的一切仿佛都在催促我留下，都在为我勾画着美丽的记忆。

然而一切都已经如过去一季的阵雨般了无痕迹。阿媚即将离去，而我必须先于她离开。在这即将下雪的唐朝天下，我在离去之前，终于做到了一无所有。

隋朝部

一 · 长安

多年以来，我常会梦见长安城。梦中的长安城是浩大的城市。然而空无一人。我站在城楼之下仰起头，就看见了那些由玄武岩构成的城墙。那巍峨的姿容，端凝厚重而又伟岸宏丽。城墙仿佛巨刀刻削一般整齐而又陡峭。在深蓝的天空下无声凝立，仿佛远古的遗迹。城墙漫长，我站在城门口，无法望到边际。在洞开的城门前，两扇高大壮阔的城门，带着深重的阴影投影在大地上。风穿过空空荡荡的长安城，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整个长安城就是由高大而宏伟的城墙围住的一片大地，而其中空无一物。惟有长长的道路。在漫天秋叶凋零般飘落的漫漫大雪中，我悄然而行，穿过层层叠叠的雪幕，我在寂静的长安城中独自行走。在那片稀疏的青石路上，雪落无声，我的步伐穿越了所有流转如秋夕的时光。经过漫长的行走，我来到了长安城的中央，望见那里是一片碧绿如夏日林木的湖，雪无声无息地降落在湖上，融入其中，飘

扬的雪花仿佛不断逝去的年华一般消逝，了无痕迹。在静止无波的湖水之上，有一座竹造的水榭。我走向湖边，登上岸坻边系住的兰舟，撑起桂棹，轻击流水。桨声汨汨之中，我驾兰舟驶向那座水榭。船靠在水榭的脚楼之下，我站起身来，踏在竹编的板上。我拾级而上，在脚踏水榭的木地板时我听见厚重而空远的脚步声。踏，踏，踏。我在水榭中步行。竹子森然的绿色，使我笼罩在一片郁深的绿色之中。绿色的阴影落在地上。我走到水榭边缘，凭栏而坐，倚望雪空，独自在湖心等待。在我的梦境里，长安就是如此一座空空荡荡等待的城市。我穿过所有岁月的飞雪，穿过所有的时光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等待。

在隋朝年间，关西平原上的长安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早在千年之前，长安就是汉朝的首都。卫青与霍去病将军七次从这里出发，北出塞外讨伐匈奴。汉朝的军威就此威镇天下。随后经营西域的班超治理有方，将汉朝的声名远播于西域。千年以来，从西域的罗马到小亚细亚，从东瀛的扶桑到高丽，都知道华夏西部的广袤平原之上，伫立着这样一座巨大的城市。异国的行旅从大地的四方向长安前进。来自色雷斯白衣如雪手执七弦的行吟诗人，来自阿拉伯的肌肤黝黑的牵驼人，来自中亚碎叶城贩卖绒毯的商人，来自南夷交趾的黎姓女子，来自辽东半岛驾着满载高丽纸轻车的高丽人，渡海东来操着一口官话身材矮小的扶桑人。这些人群每天都穿梭在大唐朝

的各地城市之中，而来到长安，是他们的梦想。他们日出而行，日落而息，经历着漫长而艰苦的跋涉，就是为了到达长安。

隋朝年间的长安城墙外层由方正而端凝的青砖铸造而成，而内里则是汉朝时久已留存的方形削平玄武岩。来自小亚细亚的诗人们听到有人谈论城市时，会用生硬的汉语追溯起传说中由海神建筑在黑海之滨的特洛伊城，然而那只是一座承载了十年攻击，卫护着十七万人民的城池。当他们抬头看到巍峨而高大的长安城时，他们会哑口无言。隋朝的长安城中，有百万居民。那广阔而漫长的城墙牢固地伫立在广袤的平原之上。自秦汉以来已历千年，而依然庄严威重。天下的行旅远道而来，在这座宏大的长安城前，都会感到自身的渺小。那高耸的城楼之上，女墙之侧有隋朝的卫士们立戈驻守。而人们就从城楼下圆形的拱门中悄然走入。当你走进城门之时，抬头看到的便是那浑圆高大的穹顶。负责护卫都城安全的卫兵们便每天在这穹顶之下，傲岸地巡行。

当身处大唐朝的你踏入长安城时，你会看见一片海潮般起伏不定又波澜壮阔的建筑。那些浅灰色的宫墙曲折优美，带着遥远的上古气息。但是在先时隋朝，长安城是一片烂漫的颜色……当你走在由光滑的青石板整齐铺就的大路之上，抬头就可以看到悬铃木。这种树种来自于遥远的西方高卢。树干秀颀挺拔，带着那个风华绚烂的时代特有的诗意轮廓。树皮上遍布着斑斓秀丽的花纹，巨大的树冠将绿森森的影子